

# 鄉村弱勢者生活脈絡下社區微型事業發展： 組合式零工系統的開發及其意涵

顧瑜君<sup>1</sup> 吳明鴻<sup>2</sup> 李珊<sup>3</sup>

<sup>1</sup>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juneku@gms.ndhu.edu.tw

<sup>2</sup>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博士班、normancomplex@gmail.com

豐田五味屋專案經理、e3e3969@gmail.com

## 摘要

本文觀察臺灣偏鄉地區弱勢居民的非典型生計模式，以及反思各種經濟培力方案和工作機會注入在地時，可能發生的思維上的落差以及調整的可能。

「經濟弱勢」、「工作穩定」及「正當職業」的一般定義及想像，在鄉村與底層脈絡的多元面貌中，在本文被反思和重新定義。其中，經濟人類學中的文化論者，力抗實質論者「普遍經濟人」的預設，幫助我們去觀察鄉村脈絡中，經濟生活如何嵌入在地社區居民的文化與慣習（habitus）中。

作者長期致力於花蓮縣壽豐鄉一社區據點「豐田五味屋-囡仔們ㄟ店」（簡稱「五味屋」）的經營與研究。五味屋以社區公益二手商店方式經營，作為鄰近村落兒童青少年的社區活動場所，至今形成了微型事業，提供少數的工作機會給學生家長或居民。本文以此為研究場域，運用人類學民族誌蹲點、參與觀察之方法，以案例討論鄉村工作型態、成本盈虧計算、家庭經濟體以及青少年職涯培力等議題。

研究結果發現，當我們在鄉村脈絡下討論「幸福經濟」或「B型企業」等概念時，不得不回到在地生活與文化脈絡來重新規劃工作型態或社區事業體的每一個環節，與都市型工作差異甚大。最後我們提出「組合式零工系統」的方案，翻轉「鄉下打零工」的負面意涵，指出其被開創的必要性及價值。

**關鍵字：**經濟培力、經濟人類學、弱勢照顧、鄉村事業、生活世界

# **Community-based small business for marginalized rural community:**

##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componential part-time work**

### **Abstract**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unconventional way of maintaining livelihood in a marginalized rural community in Taiwan, and reflects on the various economic training projects and the possible need to adjust perspectives when a new job opportunity is introduced locally.

By presenting the diverse ways of life in the rural community, this paper aims to re-define and re-imagine the ways in which terms such as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stable job”, and “legitimate work” are commonly understoo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ists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the paper rejects substantivist presumption of a “universal economic model.” Through this, the paper is able observe how economic life is embedded in the culture and habitus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rural community.

This study takes place in Five-Way House in eastern rural Taiwan, where the authors have been part of its operation and research. Five-Way House is a community-based second hand store that also functions as a gathering place for children and youths. Over time, it has evolved into a small business that provides limited number of job opportunities to parents and community members. Using ethnographic methods such a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his study discusses issues of rural work patterns, cost-benefit calculation, family economics and youth job train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when discussing concepts lik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or “Benefit Corpor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return to context of local life and culture to re-plan every aspect of community work. We propose a system of “componential part-time work” to not only transform the negative connotation that comes with holding part-time jobs in rural areas, but also to create its necessity and values.

**Keywords:** economic training, economic anthropology, marginalized rural community, rural work, life world

## 緣起與背景

「五味屋－囡仔人ㄟ店」<sup>1</sup>位於花蓮縣壽豐鄉豐田村，以台鐵豐田車站前之日式閒置空間「風鼓斗」建築為空間，透過社區公益二手商店方式經營，作為鄰近村落兒童青少年的社區活動、學習的場所。我與團隊與鄉村青少年及其家庭，攜手合作將一棟原本殘破不堪老舊房舍，從嚴重漏水、白蟻侵蝕，重整為古色古香孩子們願意來學習、成長的好所在。

五味屋面對鄉村的經濟與社會弱勢者，不以慈善救濟的角度切入，以創造鄉村生態性改變為模式，邀請弱勢孩子與家庭一起工作，靠雙手換取所需。偏鄉弱勢者最大的困境是「生存與生計」，五味屋以「社區公益二手商店」為主體運作，經過十年的摸索與努力，成為村莊生活的一部分，也成為花蓮縣內觀光特殊景點。

我與團隊跟孩子和他們的家庭扮家家酒似的開始「做生意」-學術的話稱為**社會/社區事業**。透過募集二手物資，跟孩子們/家長一起整理後銷售，從中創造樂趣與學習，孩子們從賺取工作點數，換取生活所需與外出學習機會，當然也搭上綠色消費與環保再利用的便車，成為節能減碳的推手。

### 十年十場域 邁向公益村

2008年8/31開幕至今，零資金的狀態下開始營運，靠著回收紙箱做展示層架，各地捐贈的二手物資是商品，從一間約15坪低矮空間的雜貨店，慢慢跟著鄉村的孩子們和他們的家人，從村莊的生活中找元素融入營運中，向鄉村、孩子和家庭學習的方式，產生新的理解，將一起工作、學習與生活作為社會設計的基礎，試圖從中理解進而能發展出貼近鄉村運作的生計模式。

孩子們到五味屋來「工作」賺取工作點數，點數換得日常生活所需用品，或換取外出學習的機會。並提供家長參與機會，為不同家長規劃工作的型態與經濟的協助。並開始與學校、社區、社福單位、公部門等既有資源進行串連，同步爭取民間資源投入，以再定義、再生、循環、流動的策略使各類資源活化與重新設計。一開始並不知道是否走對了方向，但秉著從鄉村需求與角度出發的工作模式，從現場的各種不預期的狀況中重新理解與調整，逐漸找出了發展模式。

摸索與進行各種嘗試十年後，2018年的現在，除了招牌風穀斗式建築的「店本舖」，在村莊內，七個營運據點陸續設置，成為八個穩定營運據點。這些據點形式上是商業運作，但並未以一般商業的操作方式經營，實質上是社區照顧與探索什麼樣的經濟型態才能鬆動鄉村一直處於弱勢與不利的生存處境，讓孩子們與家庭成員參與各種型態的工作，從中學習，目前各據點所創造的經濟收入並不豐富。並於撰寫此篇論文期間，2018年6月又獲得一空屋處，將作為電影院與接待之家，使八處營運點拓展為十處。

「五味屋～囡仔人的店」已經成為當地人口中的「SOGO」，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孩子們漸漸聚集，來自台灣與國際的志工參與，慢慢的開始在豐田村裡嘗試不同的微型社會事業：「外婆的家」&「豐田行館」-兩處公益民宿；「見性工坊」-修繕基地與大型銷售場；「瘋衣館」-衣物專賣店；「夢想館」-青少年創業基地；「豐田の冊所」-鄉村小書店；「逐夢踏食-food stand」賣著當地媽媽的手藝，以及安全與在地的食物；「鐵皮屋電影院」-除了一般的電影，更著重放映那些符合鄉村老人、外配、移工等觀眾需要的影像，且用太陽能發電看電影，「款待之家」讓願意到村莊付出的志工短住或

---

<sup>1</sup> 見附件一：關於五味屋

Long stay。在二手物的交易與各營運據點拓展之外，五味屋在 2012 年起正式帶著孩子「下田工作」，同時涉入農業的種植、加工、銷售，持續種植洛神花，後來增加了稻米與雜糧，目的不是產量與銷售，是探索以農為生的生活形態，該如何重新理解後，找出未來農村生活的共好經濟模式。



在五味屋逐漸穩定之餘，開始策略聯盟，成為花東地區幾個情況類似的社區或學校的平台，協助願意以「非慈善」方式運作的組織，透過二手物交流的形式進行學習或社區營造（在商業界據說是稱為「加盟店」），在台東與花蓮各有一處，外展加盟商店逐步增加、成立中，以台東瑞源的合作最為穩定，除了兩週一次的市集，同時營運一間「誠實商店」無人管理但能穩定持續。

不管在自己的村莊內或策略聯盟協作伙伴的社區，看似進行著生意，卻是回歸鄉村生活，跟著偏鄉孩子共創屬於他們的學習自信與樂趣。在村子裡跟大家把日子過得有趣道-自己踏實、大家幸福快樂。

五味屋的故事逐漸被大眾知道後，來訪的團體絡繹不絕，在應接不暇的訪客下，發展出「教育小旅行」的接待模式，轉換訪客成為學習者，且從中發展微型社區經濟。自 2014 年起開始研發，並有系統的進行實踐導向研究，兩年的研發後，2016 年教育小旅行基礎穩定，超過 40 梯次、1000 人次的深度旅行。開發出使用者付費與第三者付費（社福團體參與）模式，並開發村內人力資源成為小旅行的協作伙伴，從工作面經濟面同步開發鄉村導向的社區經濟模式。

	量化資料	說明
梯次 & 人數	共 40 梯次，每月超過 3 梯次 超過 1000 人次	40 梯次:北部*9、中部*5、南部*2、東部*20、國外*4
來訪團體屬性	成人取經類型：10 梯次 青年培力類型：14 梯次 兒少學習類型：16 梯次。	使用者付費：30 梯次 第三方贊助(低社經地位團體)：10 梯，近 60 萬 為地方創造超過 100 萬的經濟流動

106.01~106.12 五味屋小旅行量化資料統計

總的來說，十年的時間，我們團隊把豐田五味屋這一個據點，逐步拓展，在村莊裡成為十個據點，四年前，將五味屋的運作定調為：朝向公益村的模式運作，繼續開發新型態的教育策略，並成為其他弱勢社群的平台，將五味屋獲得的資源分享出去（類似



「中央廚房」)，支持其他社群的發展。此外，團隊試圖研發的教育創新模式更貼近生存與生計，回歸鄉村生活，進行鄉村人才培育與建構支持系統。豐田五味屋所要做的是「完整」和「完全」的教育，為台灣的鄉村開創共好的生活模式。

五味屋已經慢慢蛻變不只是一間二手雜貨店，而是在村莊中慢慢拓展與延伸，這些據點的開展，都非「計畫性」的進展，而是依據孩子的需要、家庭的需要而設置，五味屋也沒有刻意去爭取資源，順勢在村莊裡尋找適合的、負擔得起的角落，嘗試經營，邊走邊整隊，滾動式&野生式的自然發展。

### 孩子與家庭是整體

在五味屋營運之初，僅有志工，沒有員工，當時的初衷是：「在這破舊的老屋子裡，志工們只有一個單純的心願：牽起偏鄉孩子的手，讓他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做生意是掛羊頭賣狗肉，看起來生意越做越大了，但實際上真正的交易還是在孩子與家人。回歸到村莊的日常生活中去找解套，才能找到貼近的模式。

過去十年，五味屋嘗試照顧的孩子多數因為家庭經濟弱勢所延伸出來的隔代教養、單親、離婚等家庭狀況，使主要照顧者與家庭的功能不足，經濟力不足，因此社服單位各種救濟單位的協助進入家庭，但根據五味屋的觀察，現行的社福與救濟，雖然可以解決燃眉之急，將眼前的困境處理過去，但並沒有具體改善或鬆動弱勢孩童家庭的經濟與社會處境。社會福利、慈善救助雖然是偏鄉弱勢「所需」，但當僅給予直接協助，往往導致真正需要改善的處境被忽略，甚至受助者被指責為「仰賴救濟與福利」而不努力。

確實，在台灣的偏鄉很容易看到的困境典型的「[弱勢家庭收入不穩定，影響基本生存、家庭關係、個人發展和生活品質](#)」並導致第二代的重複循環困境。

對於改善工作處境的協助，現有的選擇多數在「提高技能」「媒合就業」的脈絡，有些公部門的計畫提供薪水由社區執行社區型工作的開發與培力，補助的成分仍高，且「就業」是主要的選項。當公部門已經積極投入且溢注大量預算資金推動，五味屋作為一個社區型的組織，以鄰人的角色與鄉村弱勢者生活著，該用什麼樣的位置與角度去投入？

如何能「[破除過去殘補救濟方式，以經濟發展模式切入，開展積極性、發展性的策略，創造就業與實質收入，提升個人或家庭經濟收入\(income\)，穩定長期生活](#)」是五味屋開辦之初為了能完整照顧弱勢孩子，已經開始面對與行動，進行多方面、多形式的探索與嘗試，開辦第一年開始，五味屋就邀請家長參與工作，並給予津貼，希望同時給予經濟與社會性的支持與幫助，雖然過去幾年，多數的幫助都僅能維持一段時間。家長來來去去，各種形式、型態的工作開創，但「好景不常」是每次家長開始穩定後，伙伴必須相互提醒的，避免因為各種突發狀況而中止發生時的措手不及、錯愕與挫折。如大家所瞭解，這類工作者的工作不穩定性高，在職場中的工作態度、挫折忍受度、問題解決力、溝通、人際關係等等，都影響著工作的品質、穩定與持續。如果要把這些「不足」都處理一次或改善，才能達到工作的穩定與品質，五味屋勢必陷入了一個無解的循環中。

於是為了能更理解五味屋應該扮演的角色以及對家長參與工作的適當位置，需要反覆探問與調整提問的位置與觀點。

### 誰是經濟弱勢？誰需要經濟幫助？

在豐田村-五味屋所在的社區裡，我們看見社區裡的需要什麼？哪些問題有待解決？社區經濟的問題是什麼？社區需就業的問題是什麼？答案跟幾乎所有台灣其他村莊、偏鄉，都差不多，豐田並沒有更特殊或與眾不同的經濟弱勢差異，一言以蔽之，整體台灣發展

不均所造成的大環境、加上社會資源與機會分配的正義性的限制，以及教育制度與實施長期忽略鄉村性的需要，使得生活在鄉村的弱勢者、低社經者猶如在難以翻身的深淵中。

五味屋所提的經濟型案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們想從整個村莊的經濟改善去思考個人經濟改善的問題，可否先把村莊建構成一個能照顧低社經弱勢者的社會/社區型事業，那些需要經濟改善的個人，在村莊中可以照顧自己與家人。簡單的說，從個別家長的需求去思考解決方案，也同時需要去發展一套接應的系統，有別於既有的職場邏輯與運作，或許可以跳脫出無解的循環。

我們可以很快的列出來一些看似合理且像樣的問題：人口外移、工作零碎（季節性產業、臨時工作）、第一級產業沒落、工時長、配合工程到處跑、缺乏就業輔導服務、對於經濟弱勢以補救概念為主，無力解決產業結構問題...但這些問題的普同性應該對所有想找解決方案的人而言，心裡清楚一件事：談何容易啊！

我們不僅看到了社區大人的經濟困境，更看到孩子們未來的經濟狀態，很多孩子國中開始需要去打工、做勞動為主的工作、低階、無技術且職場不會給予太多福利或訓練是常態，孩子們能想像的最穩定工作，男孩是去當軍警，女孩是去作護士、美容與餐飲。但多數時候這群孩子的未來是重複了自己父母的過去，或者必須去承擔父母造成的經濟困境，成為典型的拖累困境循環。

眼前的成人以及未來孩子，他們是經濟命運的共同體，我們感受到從單一個體去切入經濟改變的無力感與無奈，因此，我們打算換個方式來定義問題。

以五味屋主要服務對象弱勢青少年為例，可能被單一價值所影響，限制了其未來可能選擇的經濟模式與價值感<sup>2</sup>。例如，一個現階段中學階段的女孩，他可以預想到未來的工作是服務業（店員，計時鐘點或好一點能穩定），另一個高中汽修科男孩，未來進入修車廠，就現在職業教育與社流動的角度，會鼓勵他們追求更好的教育或工作，五味屋提出不同的思考，不在既有的資本社會中去改變（實際上缺乏資本改變），但去創造其他價值。女孩現在願意閱讀也開始隨手寫點小詩，手機拍些角度特殊的攝影作品，五味屋邀請台北願意下鄉擔任詩作工作坊的老師來，讓這女孩當起了助教，若他畢業後從事服務業，或許不是太壞的選擇，不一定要一直鼓勵他積極向上追求單一社會流動，可以換個角度想，若能在假日與夜間，成為鄉村其他孩子「詩的老師」，若孩子認同這個想法，從高中開始，找機會讓這孩子學習寫計畫申請書書，爭取文化局、教育處等相關單位計畫，推動社區兒童詩作或閱讀，這孩子從計畫中獲得講師費、也獲得「老師」稱謂，更幫助了跟她一樣的孩子。

學習汽車修護的男孩，高職畢業後或許在車廠工作之餘，到更偏僻的部落與村莊，帶著年幼孩子從廢棄單車中整修成為自己可用單車，爭取贊助者支持這種「自助修車」計畫，也從中獲得講師費、老師身份與助人感。

這樣的職業與經濟收益模式，我們稱為「組合式」工作（零工的變化版），是五味屋希望能努力促成的。相同的模式或許無法用於現在的成人身上，但五味屋的孩子就要逐漸的長大、踏入社會了，若他們不全部不重複自己父母的循環，這個經濟案的效益就開始發揮了。

---

<sup>2</sup> 多年來這樣推動之下，很多偏鄉孩子去就讀技術學院或改制大學，背負高額助學貸款，出社會後很長一段時間處於因需還債而降低生活品質的狀態，原本以為能上大學是好事，但很多因經濟等各種因素中輟。順利畢業的，畢業後所學與就業關連不高，這樣的現象，很難有系統性解決。但在豐田村，我們有機會創造小改變，在從這樣的改變中去創造生態性的改變—種下蜜源植物，蟲鳥蝴蝶就會自己來，然後生態會開始轉變。非計畫性步驟掌握與執行。

組合式工作的概念，與斜槓微創業／零工經濟這些觀點似乎很接近，斜槓的概念在最近開始受到關注，我們在五味屋探索的並不等於斜槓，而是呼應了從不同的角度闡述「多重職業跟所得」，斜槓與零工外顯形式上或許相近，但斜槓的價值不一定要透過傳統雇傭模式來觸及成為工作型態，五味屋做為社區公益商店，將多重職業的概念加上了共好與幸福經濟的想像，跟孩子們、家長們一起探索是否可能在自己的村莊中發展出有別於「慣有的就業」的模式，在村莊有限但卻獨特的環境中，創造不同的工作模式。

要如何能將上述模式達到之理想「足夠的收入 & 穩定的就業」放置在我們看到的經濟弱勢者身上，我們必須更深刻的去感受他們穿的那雙鞋--他們的多重困境與個人所承受的處境，糾葛與長期面對：需照顧家庭、照顧病人、照顧老人、社會能力缺乏、技術能力欠缺、社會性退縮、沒有生產力、社會態度不足、社會性歧視與排斥高、欠缺工作意願：待業過久、缺乏社交技巧、身心狀況不穩定...等我們該如何重新思考，將問題與解答放置在什麼位置？

在我們思考「要解決的問題」時，五味屋必須同時處理「兩種問題」：一、經濟的問題—問題本身&二、釐清經濟定義的問題-問題意識（反思與再思）。

以「穩定就業」為例，經濟的問題來看，很單純，就是幫助對方找到一個適合、能夠擔任的工作，並能繼續，所以，該上班時必須出現，是一種穩定的表現。

但經濟的問題意識問題，就會變成「穩定」是以誰的觀點與立場所描述。但若這個個體的婆婆與先生臥床或慢性病，常需請假去衛生所或必須在家照顧，這樣的個案「穩定」該如何定義與衡量？很多時候，我們理解「打零工」是非常適合這類特殊社會處境者的工作者需求的工作型態，但零工=不穩定。所以我們要改變他們打零工的處境，找「穩定」的工作給他們，培養他們穩定工作需要的技能、社會性。但培養好了，家人一有個風吹草動，他又得請假，常請假、請長假，就變成不穩定。

【村莊&社區就是一個大商店】<sup>3</sup>的概念，村子裡的人如家人，在這個「家族」生意底下，幫需要的人，找到適合的位置與工作模式，是否可能？

藉由五味屋的自創品牌，並串聯社區裡的商店、民宿、餐廳、農場、工藝家進行加盟或串連（不一樣的商店），發展出一個融合休閒、志工旅遊、農村慢活的非典型商店-整個村莊就是一家雜貨店：吃的、喝的、用的、休閒的、文化的、工藝的、農業的、娛樂的... ..。

由五味屋吸引都會區的客人（有概念的客人），提升原本社區商店的附加價值（孩子或公益元素），因此增進了社區原本生商店的獲益，五味屋也因而獲益。

用最簡單的比喻來說：就是在家工作、從事家族經營的事業。但這個「家」是社區<sup>4</sup>，

---

<sup>3</sup> 此構想與東野圭吾的「解憂雜貨店」意境類似，一本小說，描述一家雜貨店不只賣日常生活用品，還提供消煩解憂得諮詢。

靜僻的街道旁，佇立著一家「解憂雜貨店」。只要在晚上把寫了煩惱的信丟進鐵捲門上的投遞口，隔天就可以在店後面的牛奶箱裡拿到回信解答。

「即使根本賺不了一毛錢，你還是想繼續為別人消煩解憂嗎？」書中的故事主角敦也如此問到，而幸平給了這樣的回答：「這不是錢的問題，賺不了錢也沒關係。以前我從來沒有不計較利益得失，認真考慮過別人的事。」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沒有獲得一絲一毫的利益，但從得知別人的煩憂並協助解決的過程中，學習到的是一種不計付出的，溫暖與理解的態度。

<sup>4</sup>事實上，今年社區營造20年，在第一年台灣開始推動社區營造時，當時的中研院長也是社區營造推動



家人就是社區住民。個人與工作的關係，同時也是自己與家庭的關係。

因此，五味屋的經濟提案，想透過經濟的問題去改變的是個人的社會處境與下一代孩子所需要的經濟未來，整體的發展問題。

## 方案目的與目標

### 方案目的

將豐田村規劃與經營成為「公益村」，創造多型態的微型事業運作，透過各項在地性社區微型事業的開發、研創與實施，製造村民（成人與青少年）參與機會，從中規劃適性工作與經濟收益。

### 方案目標

- 1.研發村莊內現有八據點之商業運作模式，兼顧社福與經濟效益之經營與管理
- 2.開發村中有潛力成為社區微型經濟運作實體，擴大與繼續研發。
- 3.使村莊外二手物資運作實體穩定運作（加盟系統），從中創造經濟營收。
- 4.開發二手公益物資操作平台，並研發創新營運模式
- 5.開創新型態社區工作模式，客制化工作模組

### 方案階段

我們打算用農業的概念去做商業，一如過去幾年五味屋總是「計畫趕不上變化」，「順著變化往下走」的模式，稍微抓出了主要概念與期程，分三個兩年期來思考完整的推動，我們認為適合鄉村弱勢者的經濟模式，需要從在地發展與生長出來從「做中學、錯中學」，並讓原本是「受助對象」的人，成為共同討論與修正的伙伴，此案用長期發展的格局開始依序進行，而五味屋的主要訴求：「這不是一個塞滿東西舖子，而是充滿關係的所在」，也將是把村莊經營成一個大型雜貨店的核心價值，一向訴求「掛羊頭 賣狗肉」的微妙運作，也將延續，從來做生意和買買都不是五味屋的本業（羊頭），五味屋真正的交易是人的改變（狗肉是教育與療癒<sup>5</sup>），目標雖然是改善經濟，但更關鍵的是所有參與者獲得了改變，連原本以為是提供幫助或資源的人，都有收穫與成長。

## 公益村的運作策略與方法

### 理念與價值脈絡

社區雜貨店的買賣究竟是什麼？可以用「豐田祭<sup>6</sup>」來說明。

2012 年的跨年之夜，豐田村裡徐家阿嬤因為感嘆老年居家的生活，對五味屋志工飢予

---

者的李遠哲就說了：社區是未來的家。

<sup>5</sup> 黃色小鴨、巨型白兔等宣稱為療癒旅遊，五味屋將經營的村莊雜貨店將提供的療癒，不僅是個人收穫、單向獲得與以自我滿足為前題的療癒，而是透過參與、融入的過程去創造出來的豐富療癒感，這同時也是一個學習的歷程。

<sup>6</sup> 構想受到日本「千枚田」的運作的啟發。

千枚田位於石川縣輪島市白米町

由於面積廣大約一萬兩千平方米，切割成兩千多塊的梯田，由於不能使用高效率的機器從事耕種，所需勞力是平地的好幾倍，加上農村人力不足，因此當地設立白米千枚田認養會員制度，在春季廣為號召志願人士來插秧耕種千枚田祭。成為當地特色與公益旅行典範，同時，為了使祭典有特色，千枚田內佈置了太陽能發電的 LED 燈，數量高達 21,000 個，隨著梯田形狀編織出不規則的幾何圖形，營造出有如電影般的迷幻場景，並於 2012 年登錄金氏世界



說：吃飯都沒有人，想熱鬧，找人一起吃飯。於是五味屋跟鈺予籌備了「農村跨年」活動，邀請願意來陪阿嬤吃飯的人熱鬧跨年，當然也因為對於台灣跨年活動的過渡商業化與過渡消費有著反省，因此五味屋用「原味來辦桌：新三代同堂」文化行動展」來實踐對台灣跨年文化的反省、希望能創造台灣跨年另類文化與價值，當然也創造另類經濟模式。

配合阿嬤年輕時擔任總舖師工作，辦桌、看電影、請素人表演者演出，進行一場鄉土味與人情味的跨年，一家一菜、踩街、地景藝術、彩繪...等融入鄉村脈絡的活動，默默的在村子裡進行。(活動詳見附件三、「原味來辦桌：新三代同堂」文化行動展)」

作家劉克襄知道了，跟記者說，五味屋的鄉村跨年，上了聯合報整版新聞，將五味屋與101放在一起，而原本六桌60多人的小型活動，變成了快200人的相聚。

於是，五味屋團隊順著這個經驗，決定每年都在豐田辦理跨年，將這個活動成為豐田村里村民與關心村民的人一個相聚的機會，也藉此推動對鄉村的認同、對老人的關懷。

原本這是一個非經濟型的「豐田祭」，在未來將產生社區微型經濟的一個縮影範例。

豐田祭並非為了賺錢而產生，而是為了一個台灣典型的鄉村老人所發展，其社區照顧的價值與意義先被確認後，開始設計相關「產品」，而所有相關產品都將回歸到：相互照顧與提供支持與溫暖。產品的主軸是「公益旅行」，消費者不僅到花蓮豐田村旅遊，也完成公益任務。

### 運作模式

五味屋營造的「社區雜貨店」，已經可以提供或預備研發的「服務/商品」，可從下圖中總攬多類型產品。

社區雜貨店所提供的商品，可依照商品的特質分成四大類：二手物品、公益旅行、文創產品、農產品：

**二手物品：**以捐贈物資為核心的發展出三種系統，A.直接銷售 B.修繕銷售 C.創意銷售 D 公益平台。

**公益旅行：**以慢活、農村、深度參與為旅行基調。規劃與執行不同主題之遊程。個別遊程外，主題遊程（採洛神花、果醬製作、稻米插秧、單車修復等），大型活動如豐田祭，同時促進餐飲、解說、民宿經營的發展與穩定。

**文創產品：**除二手創意品之外，里拉琴與古早味彈珠台，都將成為自創品牌之文創品。

**農產品：**村莊經濟重點之一是農業環境友善與民生必須，從農產品本身（米），到加工品（蜜餞、果醬、花茶、冰品、糕點）

村落經濟模式分為有實體空間營運的商店或場域，以及非實體/軟體營運的模式。



### 結語

本文以豐田五味屋為研究實踐場域，運用人類學民族誌蹲點、參與觀察之方法，以案例討論鄉村工作型態、成本盈虧計算、家庭經濟體以及青少年職涯培力等議題。我與工作團隊以超過10年的時間，長期致力於「豐田五味屋」的經營與實踐研究。五味屋以社區公益二手商店方式經營為起點，作為鄰近村落兒童青少年的社區活動場所，至今形成了微型事業，二手物交流、公益旅行、文創商品與農業的整合，提供幾項工作類型的機會給孩子們家長或居民，開創出公益村的微型社區經濟運作，同時提出組合式工作作為鄉村經濟改變的目標與可能未來。

五味屋選在黃曆上「諸事不宜」的一天開幕。起初單純的想法是，用五味屋的營利支付開店日孩子們的吃飯錢、繳交房租水電費，設法自給自足，好讓團隊跟孩子們能安穩地一起生活工作學習。在屬於教育部「教育優先區」的範圍（單親、隔代教養、外籍配偶新住民、收入不豐富、學業成就待加強）的孩子們的參與下，同時也是社福機構救助指標的對象的他們，漸漸令人們眼睛亮起來。五味屋能做的事情多了，孩子們的自信提高了，他們開始有夢想，也想幫助自己的家鄉改變。

但從近身接近孩子與他們的家庭後，不得不把五味屋的運作從「社會福利+教育」移動到「經濟」的範疇，我們的團隊理解到協助鄉村弱勢孩子們，必須從自己的生活、生計中去尋求改變家鄉的可能，工作型態、工作內涵、工作方式能貼近鄉村的需要與鄉村性。

五味屋這個不到 15 坪的二手小舖裡，漸漸的湧進了四面八方的參訪者，從經濟部、交通部、農業局、衛生署、文建會、教育部、到觀光局。蔡英文、馬英九、周美青等元首級的訪客微服探訪，對鄉村而言遙遠與陌生的國際交流也一一展開，從 2009 年起，美國長島大學的學生慕名而來，持續了七年，直到移地學習方案結束。沒有刻意招募國際志工，來自美國、德國、法國、荷蘭、秘魯、南非、英國、西班牙、澳門、香港、貝里斯...的國際志工們，全部都是自己找上門來，短期或長期停留，參與台灣的鄉村生活。五味屋所在的豐田村，看似已經成為台灣鄉村對外的窗口，對台灣本島與國際而言，五味屋逐漸展現了獨特的台灣農村的新型態生活可能，其中所開創的經濟模式應該是受到各方關注的重點之一。

即使如此，團隊不宣稱五味屋是成功的，而希望做到「真正」的社區發展或助人工作。在這尋尋覓覓、跌跌撞撞的過程，經歷成功的喜悅與失敗的挫折，反思、修正、對話，磨練出不斷尋求「真知」的能力，使我們在五味屋工作時，愉悅和希望感遠超過偏鄉困境帶出的無力感，因為五味屋在微型經濟的探索上，感受到鄉村改變的未來願景。

五味屋同時成為台灣其他鄉村弱勢社群的共用平台，促成公益旅行/工作假期，作為鄉村人力提升的研發模式，讓世界與台灣各地的人，參與鄉村發展的活動。五味屋伙伴們的想法很單純--在各種體制內不容易被周到照顧、支持的孩子，若不想遠走他鄉、願意留在家鄉，我們就肩併肩摸索新的鄉村之路。只要孩子們願意嘗試、想要改變，當他們理解到自己未來是「家鄉容顏的化妝師」時，他們就有能力讓世人重新認識台灣的鄉村，並非偏鄉或落後，而是安貧樂道、知足生活者的樂土。

如何在鄉村裡安居樂業而不僅是溫飽？從公益村的運作上，五味屋重新認識與釐清了鄉村經濟與就業的位置，透過發展社區微型事業，提供幾種類型的工作機會給學生家長或居民。公益村的經營拓展上，村莊內各據點的營運、村莊外加盟店的拓展、運作型態上創新-教育小旅行的研發等項目，逐漸的展現出多種可能性，同時呼應我們對鄉村就業的典型「零工」模式，提出「組合式」工作的概念，一方面貼近原本零工模式的樣態，一方面轉換零工模式於公益村的運作，作為鄉村工作/職業/經濟改善等層面所需解決問題的可能，五味屋在同步將村莊經營為社區事業的運作基地外，將組合式工作的可能性運用於現場，並將共好經濟的模式融入於組合工作內，使經濟弱勢者的經濟改善跨越謀生、生存，結合社區微型經濟發展，或許可以跳脫既有的就業經濟困境，我們提出「組合式零工系統」的操作模式，翻轉「鄉下打零工」的負面意涵，指出其被開創的必要性及價值。